

畬族发祥地考略

王克旺

我国闽浙赣深山峡谷中,居住着数十万畬族同胞。关于畬族最早的发祥地问题,民族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目前为止,大致上有蒋炳钊教授的“闽粤赣交界地区”说,^①施联朱教授和徐规教授的“湖南武陵地”说,^②费孝通教授和张崇根先生的“淮水流域说”,^③陈元煦教授的“福建土著”说,^④以及笔者的“潮州凤凰山”说,等等。^⑤

笔者主张广东潮州凤凰山是畬族发祥地的观点。本文拟就这个观点,再谈点看法,请识者斧正。

一、畬族史诗、族谱及方志记载可证凤凰山是发祥地

畬族代代相传的民族史诗《高皇歌》中明确地提到“蓝雷钟出广东,广东原来是祖宗”,“广东路上是祖坟,世上盘蓝雷祖宗”。从新发现的蓝雷钟姓族谱上,也证实了史诗的内容:“我祖世居潮州,阅年六百有余岁,历传十世”,^⑥“遂昌钟氏,初为粤民”,^⑦“前朝原尊太祖在广东潮州海阳县会稽山七贤洞内居住,往后,宋朝迁出八排山下居住”,^⑧“遂昌钟氏,初为粤民,自其先世散徙迁浙江省内地,俱有其群,历时亦殊久矣”。^⑨这和有关地方志记载是一致的。《贵溪县志·杂类·轶事》载:“江浒山无籍民盘、蓝、雷、钟四姓……民居南徽,号南蛮”;《遂昌县志·风俗》载:畬民“来自蛮方已久,讴歌仍自南声。”解放前一些调查报告也说:“关于盘瓠封于潮州一带,似可证明该族发源于广东,其语言十分之二三颇似广东土音,妇女之精神、装束,也类似广东乡下女子者,且民间之传说,亦均称广东为该族之发祥地,则该族最初发源于广东似较可能”。^⑩千百年来,在闽浙山区游耕的畬民从未忘记他们的祖先是这块发祥地。解放前,居住在浙南、处州一带的畬族,还经常捐资并派人到广东潮州凤凰山去修葺祖祠和参加祭祖活动。今天,潮州凤凰山碗窑、山犁、石古坪一些畬村,还生活着1829名畬族同胞,^⑪他们留存的四幅祖图,虽然是不同畬村不同姓氏的祖图,但内容完全相同,均反映了始祖盘瓠不愿为官,带一家人落脚祖地凤凰山的艰辛生活及民族迁徙的情况。据凤南乡畬族干部说:“凤凰山上相传有一座坟墓,中间有块碑,上写‘皇敕盘王’,两旁有石旗杆,中间只能一条牛通过”。又据万峰山农场一位老人说,他童年时还亲眼见过此墓。这些都有力地证明,畬族祖先最早的居住地是在凤凰山。

二、畬族的迁徙路线揭示了凤凰山是最早的祖居地

东汉时期,畬族作为我国古代“南蛮”族的一支,生活劳动在广东潮州凤凰山一带,迄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当时,潮、汀一带还是个“唯时土旷民稀,城闾住落百里一置”的地方,^⑫畬族社会曾长期处于人类早期的“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和“捕野禽射豕肉”的狩猎经济阶段(前后大约经历15个世纪)。⑬自从唐王朝在畬区设置州县强化封建统治以后,畬族恬静的原始社会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干扰。唐政权对畬区实施封建的压迫与剥削,如《临汀汇考·乡域》载:“大历后(注:大历元年为766年,唐武周年间),始郡县,其巢

穴招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长汀县志·大事》载：唐朝“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明显看出唐王朝硬把畬族纳入封建剥削方式的轨道。由于畬族社会生产力低下，封建经济没有牢固的根基，因而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强大的汉族经济冲击，为了“求生”与“避死”（即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畬族从唐朝开始前后经历了近一千年的民族大迁移，他们由南而北，向闽、浙、赣三省人烟稀少的山区迁移。直到明清之际，大多数畬族人民才在闽浙两省深山峡谷中定居下来，形成了与汉族交错杂居，“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闽浙两省就成了畬族的最主要居住区（约占全国畬族总人口95%以上）。闽浙畬族同胞极其重视自己民族迁徙的历史的口传和迁徙路线的记载，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忘祖，不忘民族发祥地。浙江平阳、丽水等地畬族同胞均称自己的祖籍是在广东凤凰山，后来迁移福建古田、罗源、连江、福安，再迁到浙江的景宁、平阳、温州、丽水、遂昌、临安等地的。在历史上，畬族尽管是一个在粤、闽、浙、赣等山区长期游耕，以山为家的民族，但从现存大量的闽浙各地蓝雷钟三姓族谱中，都明确地记载着自己祖先历代迁徙的“行程簿”，对迁徙时间、地点、上辈人物都记得很具体。他们不管迁到那里，都不忘自己从原籍出来的路线，从未忘记他们祖宗的发祥地——广东潮州凤凰山。

这里，以浙江遂昌县井头村《钟氏家谱》中的“行程簿”为例：自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二月钟谅、钟宜、蓝钟由原籍广东府潮阳县（即潮州），向外迁徙；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八月移水尾山居住；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移水口山居住；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移粒寅水尾居住；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钟聪、钟达带引子孙移饶平县二十都朱溪山居住；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二月雷文甫、钟贵带领子孙移海阳县归化包山、吴金山居住……

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钟石洪、钟法喜带领二十八口移浙江处州（今丽水）景宁县二都田由源锦爵洋居住。为了证明自己是粤东盘王子孙，以及祖籍在潮州凤凰山，他们除史诗世代流传和族谱详细记载外，每移到一地，就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建造祠堂，并以房举行祭祖活动。

广东、福建、浙江一些地方志，对畬族迁徙活动、路线加以考证，作了具体的记载：“畬民盘瓠之后，自粤而闽，以暨处之，松、遂、云、龙诸邑”，“畬民不知其种类，或云出粤东海岛间，自国朝康熙初迁处郡，依山结庐”。此外，解放前一些书报也有“浙东畬区，来自闽广”的报导。可见，畬族是从广东那个方向迁入闽浙的。他们最早在广东繁衍、生息，后迁福建，再由福建迁至浙江各地的。迁入福建的时间是在宋之前后（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有记载），约是十世纪至十二世纪间。最早迁入浙江的，约是十四世纪后期，清代《宣平钟氏家谱新序》载：“大明洪武乙卯，日章公由福建迁处州景宁”。又，公元1915年重修的《平阳雷氏家咸行第》记载：“始祖景云、景通二公，原籍罗源，洪化（武误化字）十二年，徙居处州景宁岭根而居焉。”但畬族大批由闽入浙的，是清代康熙年间，大约公元十七世纪中叶。光绪年间《处州府志·诗篇》载：“从官至山乡，往往见畬客。其来自南荒……括苍浙东隅，百年此焉宅”，足见浙江的畬族是从闽北、浙南方向迁入的。吕锡生教授在《畬族迁移考略》一文中，对畬族迁徙活动作了详尽的考证，论及畬族迁徙的几条路线其源头是在广东潮州凤凰山一带，是很有说服力的。^④

三、考古文物的发现，为这块发祥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为了进一步证实潮州一带确实是畬族先民的发祥地，考古资料对于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

民族的历史(畬族平时用汉字记音)是最有价值的史料。据吴炳奎先生《梅县新石器遗物与畬族历史》一文所提供的宝贵资料,^⑩使潮州一带是畬族发源地的这一论断得到了最有力的地下物证。吴炳奎文中指出:“1960年以来,梅州市和梅州县的畲坑、水东……瑶上等地所发现的石器和陶器,经广东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鉴定,它们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耐人寻味的是,以上遗物多是在畬字地名发现的。梅县至今以‘畬’字命名的地方很多,如南部有畬坑,畬坑附近又有孔畬、双螺畬、同屋畬、坪顶畬;东部有上畬、中畬、下畬;西部有白畬、侯畬、坪畬;西北有铅畬等。畬坑十七个村几乎都发现了新石器的遗物。此外,在畬坑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带‘畬’的铭文,如红星村留塘坳和新化村光陶上出土的晋宋时期的墓碑上,有‘四大畬’和‘兴畬’的铭文,坳降里出土的宋代青瓷碗碟的底部有‘正畬’字样。至于遗物的主人,追究起来恐怕看作畬族的先民不无道理。据笔者了解,至今畬坑尚有个别畬族入户。今梅县地区丰顺县潭山风坪村是畬族入户的聚居点,他们有关本民族的传说,与闽浙畬族流传的史诗《高皇歌》在内容上基本一致。据说他们还保存有‘狗头人身’的祭祖图,每逢阴历除夕晚,所有丁男聚于大厅,由长者挂起图,讲述始祖盘瓠和本民族的历史故事”。广东梅县在潮州北面,离畬族发源地凤凰山较近,应在古代畬族生活圈内,这批新石器晚期文物的发现,还符合畬族曾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经济阶段,并劳动生息在潮州一带的说法。另外,潮州池丘遗址也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磨制的石斧、凿、骨针等生产工具,还发现火烧土,足证潮州一带很早就有原始土著活动。这些土著即是今天畬族的祖先,我们从当今凤凰山一些畬村留存的畬族《祖图》画面中也可提供证据,“盘瓠王成亲”中迎送的人群,“盘瓠王出殡”中送葬的三子一女,及女婿钟智深皆高髻跣足,^⑪这与有关汉文典籍、方志记载是一致的:“畬民居山中,男女皆椎髻跣足而行”,^⑫“潮州府民有山畬,……其种有二:曰平髻,曰崎髻”。^⑬平髻、崎髻为潮州方言,意为“低髻”、“高髻”。《祖图》还画示,盘瓠王不愿为官,带领一家前往凤凰山落脚居住,自食其力,不供役,不输官差,过着安静、艰苦的原始生活。《潮州府志》、《岭南杂志》等史志有关记载均证实以上史实,这与潮州发现原始人群的活动——即畬族祖先的活动,互相印证。

四、唐王朝重兵镇压畬民起义,证实畬族早已繁衍凤凰山地区

唐王朝为了“靖边方”,派遣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三千余名,将领一百二十员,用军事力量进攻潮州土著地盘,辅以移民戍边政策,以达到设置郡县、统治畬族先民的目的。为了反抗唐政权的压迫,早在公元699年,在泉、潮、汀地区,就爆发过蓝奉高、雷万兴领导的畬民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潮阳(今潮州),唐王朝大为震惊,急诏陈政以朝议大夫,统岭南总管事出镇绥安,进行镇压。为了表示唐政权镇压的决心,皇帝还在诏书上命令陈政“莫辞病,病则膜医;莫辞死,死则膜埋。”^⑭当唐军遭到畬族抵抗后,又“奏请益兵”,唐王朝又派陈政兄长及其母亲“领军校五十八始来援”,“进师屯御梁山之云霄镇”^⑮。陈政死后,陈元光被蓝奉高“刃伤而卒”,其子珣“代理州事”,继续疯狂镇压畬族起义军。经过陈政祖孙三代的血腥镇压,经历“大小百余战”才把畬民起义军平息下去。可见,当时聚居在那里的畬族已经有极可观的人口和力量。如果畬族不是聚居那一带经过长期繁衍生息的土著,有那么强大的反政府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唐王朝镇压这次起义军后,就在泉、潮之间增设漳、汀两州。当时设置漳州,其管辖区不仅限于今福建龙溪(即漳州)地区,还包括广东的潮州与赣南地区,即陈元光所云“增设一州(指漳州)于泉、潮之间,以控岭表”。汀州设置最晚,又从其他地方迁入汉人杂居。清朝杨澜《临汀汇考》卷

三载：“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畬客”。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在隋唐之前，畬族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潮州凤凰山确是他们的发祥地。

五、从潮音戏的考证，可得到畬族是潮州最早土著的结论

畬族是个善歌的民族，有“歌的海洋”之誉称。畬族人民几乎人人会编山歌、会唱山歌，民间口头文学丰富多彩，世代相传，至今仍不逊色。闽浙两省畬区每逢节日必进行盘歌会。潮州凤凰山畬族，解放后数十年间，自然同化现象较明显，中青年一代大都不会唱山歌了，但是，潮州的汉人、客家人却把当地民歌叫“逗畬歌”，把童谣叫“畬歌仔”。如唱：“畬歌畬歌畬嘻嘻，欲斗畬歌坐磨边，一千八百共你斗，一百八十勿磨边”；“畬歌畬歌畬咳咳，欲斗畬歌坐磨来，一千八百共你斗，一百八十勿磨来”。

为什么潮州人把当地民歌、童谣与畬字联在一起呢？这里是否与畬族是当地最早土著有关系呢？泰国华侨肖遥天撰写《潮音戏的起源与沿革》一文，揭示了这个谜。他指出：“潮州的土著，陆为畬民，水为蛋民。畬歌本是潮音的老调，而蛋歌却是最原始与它有影响的东西。畬歌、蛋歌是最纯粹的地方性的潮歌，也是潮歌的主流。今日的潮州民谣，犹有概称为畬歌的。当外来各种戏剧未入潮境之前，关童戏唱的尽是畬歌和蛋歌，当诸戏接踵而至，潮音戏萌芽之际，所唱的戏，仍多畬歌。周硕勋辑《潮州府志》和陈坤的《岭南杂事诗渡》的桃花姐和渡伯斗畬歌的全段，及喜剧中穿插的丑角打诨那种‘扣子’调，都是畬歌的形式”。以上论述，足见“逗畬歌”这一名称长期存在沿用，同潮音戏来源于土著畬歌是有直接联系的。这又为畬族是潮州的原始居民提供了新的证据。

综上所述，不论族谱史志所载，或是考古资料证实，或是对潮州民歌童谣之考证，都证明潮州凤凰山是畬族的发祥地。

①蒋炳钊：《闽、粤、赣交界地是畬族历史上的聚居区》，《畬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

②施联生：《关于畬族来源与迁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徐规：《畬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杭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③张崇根：《畬族族源新证》，《畬族研究论文集》；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初步尝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④陈元煦：《试论闽、越与畬族的关系》，《畬族研究论文集》。

⑤王克旺：《关于畬族来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再谈畬族族源》，《畬族研究论文集》。

⑥《平昌蓝氏族谱》，道光十二年修。

⑦《遂昌钟氏家谱》，民国辛未修。

⑧《雷氏宗祠·整积谱》，民国4年修。

⑨《遂昌井垵头钟氏族谱》，光绪年间修。

⑩王虞辅：《平阳畬民调查》，民国23年。

⑪陈焕钧：《潮州畬族民歌调查》，潮州市文化局编，1989年。

⑫《潭浦县志》卷一·乡城志上。

⑬王克旺、周立芳：《畬族古代社会经济初探》，《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⑭吕锡生：《畬族迁移考略》，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⑮吴炳奎：《梅县新石器与畬族历史》，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⑯陈香白：《潮州畬族“祖图”初探》，《畬族研究论文集》。

⑰《广东通志》卷三〇。

⑱《潮州府志·兵事部》卷七。

⑲《云霄厅志》卷一七·艺文。

⑳《云霄厅志》卷一一·唐宦绩陈政条。

(责任编辑 石宗仁)